有了爱就有了一切

——纪念冰心逝世二十周年

□张抗抗

冰 心

冰心先生离开我们已经20年了。她与老伴儿安息在中国现代文学馆的草坪一角，那座汉白玉的雕像，微笑着凝望着我们，一如她生前的柔雅与温婉。

距1979年我在冰心寓所第一次拜见冰心先生，时间已经过去了整整40年。回想当年见到冰心先生的情景，种种细节至今清晰如初。她慈爱的神态、温柔的语音、绵软的手掌，40年里一直温暖着我。40年时间那么漫长，足够两代人成长。40年那么短暂，我们这代人还没来得及做好最想做的事情，写出最好的作品，就觉得自己已经老了。但冰心先生从19岁开始发表作品，到她99岁离世，写了整整75年。一个心里有爱的人，永远不会老，因为她对生活始终怀有一颗纯真、年轻、热情的心，她把自己所有的爱都留在了文字中。

我们这些热爱文学的人，怀念冰心前辈，祭奠她逝世20周年、纪念她从事文学创作100周年，这是一件多么有意义的事情，也是我们的荣幸。很多文友都曾获得过“冰心散文奖”，包括我在内。还有很多熟读冰心作品、热爱冰心先生的人。我首先想说的是：我们都爱冰心先生，是对她的爱，使我们聚合在一起。我们纪念冰心，是为了赞颂她冰清玉洁的人品、弘扬她冰雪灵秀的文品，传承她冰川雪原一般睿智透明的精神。

冰心前辈当年曾经说：有了爱就有了一切。这句话被广为传诵至今，也成为冰心先生对生活的真挚情感表达的金句。那么，我们作为一个写作的人，应当怎样更深、更准确地理解这句话呢？有了爱就有了一切——这应该是一种什么样的爱？具有怎样的内涵与外延？没有爱会怎样？有了一切的这个“一切”又是什么？

我体会，她所说的“爱”，不仅仅是男女之爱、不仅仅是亲人之间的爱、不仅仅是朋友之爱，而是一种热爱世间一切美好事物、热爱大自然、热爱祖国、爱天下人的大情怀。是对弱者的爱怜、对美德的爱惜、对人才的爱护、对他人的关爱和仁爱。这个“爱”字有一个对应物，反面必定有一个“不爱”，比如“恨”、“怒”、“怨”、“嗔”。冰心先生是一个爱憎分明的人，她说有了爱就有了一切，不等于爱那些丑陋的人和事物。她一生的作品，都始终围绕着“爱”这个主题，反复多次劝诫人们心里要有爱，我们的生活要充满爱。这个“爱”字里包含了宽容、慈悲、理解、尊重、友好、诚信、责任；而不是斗争、陷害、阴谋、暴力、强权、损毁、破坏等等。她希望以真爱来唤起人们内心的情感自觉，抵抗伪善、冷漠、私欲、欺骗和假大空的套话。在那些动荡的艰难的岁月里，她呼吁人们以爱的力量，将那些虚假的、可恶的、丑陋的事情，转化为真实的、可爱的、美丽的事情。用今天的语言来表述，我们的生活应该是爱的孵化器、转换器。只要我们愿意把爱的梦想化为爱的心愿、爱的行动，爱的种子就会萌生出爱的小苗，然后长成一株株、一片片沐浴着爱意、散发着爱的气息的树林。所以，冰心先生所说“有了爱就有了一切”，就像一位先知的警示，委婉地提醒我们，无爱缺爱、只顾一己之爱、不懂得互爱的民族，情感发育和心理发育是残缺不全的，在这个基础上建立的社会，必然也是天缺一角的畸形社会。如今我们常常谈论传承中国传统文化中的“孝道”，孝敬父母当然是一种美德，但当孝道过分强调被动的被迫的孝顺和服从，而不是发自内心对父母的爱和尊重，就会出现“二十四孝图”中那种愚昧荒谬的行为。今天农村里出现的虐待老人的现象，人们习惯将其归结为“不孝”，岂知不孝仅为表象，重要的是我们缺少养老保障机制，更重要的是内心缺少对父母的爱。中国文化是一种内向型的封闭系统，也是一种避讳谈爱的文化，我们常常难以启口对父母说一声“我爱你”，我们的孩子也羞于对我们说“我爱你”。说出这个爱字，真的就那么难么？尤其当繁体字的“愛”被简体字去掉了“心”之后，爱就开始重新被“招魂”，一次次失而复得复而又失地徘徊。

在今天这个不少人重利薄情的时代，我们重温冰心先生所说的“有了爱就有了一切”，格外显得珍贵。我理解这个“一切”，并不是大千世界物象的总称，而是拥有了可以识别、抵抗一切恶行的勇气，有了拥抱世界一切善行的内源性精神动力。这个“一切”，就是我们所拥有的无限大的内心。

记得40年前我去拜见冰心先生，她在我带去的那个笔记本上，写下了一行秀丽的钢笔字：“学尔后知不足”。如今纸页已然发黄，但这句话成了我的座右铭。后来的几十年里，更多的学习和思考，让我越来越多看到自己的不足。知道自己的不足，就越加勤于学习和思考。每次想起这句话，我都能从中体会到冰心先生对后辈的殷切期待与厚爱——恰似“一片冰心在玉壶”。

最后，让我们对120岁的冰心先生雕像说：我们爱你，就像你爱我们一样。

新观察

文学大坐标上的新散文

□张锐锋

“去中心化”的尝试为散文文本的开放打开通道，过去那种着眼于单一指向的叙事方式让位于复杂事实之间的相关性，因果性让位于相关性。散文是一个人的讲述，一个人的思考。“我”，弥漫在每一个事实中，所有的事实都转变为“我”的事实，“我”和事实有着共存的关系。

新散文20年了，它抛弃了工具性和庸俗实用主义，重归人的真实精神和艺术性，为散文创作提供了新算法。它的影响是持久的、巨大的。它已经在大批的、源源不绝涌现的散文作品中存活，它的生命力是强大的。

新散文经过了20年的磨练，仍然是一个未完成的故事。之所以说未完成，是因为它还在继续。它的影响越来越大，它的理念、形式、方法，已经越来越深入地渗透到一批批散文作品中，现在众多散文家都在自己的创作中，自觉接受和吸收了新散文的创作理念和要素，并在其基础上进一步探寻散文的前途。但是，新散文作为拓荒者的事实，好像逐渐被人遗忘了。

这是因为新散文的代表性作家们埋头创作，致力于收获自己的新成果，缺乏更多的精力在一个充满了商业气息的时代传扬自己。文学批评家也把关注点更多对准了小说。因为小说的虚构性和戏剧性禀赋，更能够实现某些商业价值，它们或者转化为具有更多接受者的影视作品，或者因一些重要的文学奖项，获得更多被关注的特权和广泛传播的机会。

还有一个原因，就是新散文出炉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，很多人对它持否定态度，认为它背离了传统散文奉为圭臬的教条。它的背叛者姿态让人吃惊，让人不适应，所以激起本能的抗拒。一般而言，创新总是伴随着抗拒，因为它是陌生的，人们不愿意轻易接受一个陌生的事实。然而正是陌生的东西含有新希望，它总是挑起人们试图扼杀新事物的冲动。这起因于人们对旧事物迷恋的癖好，也起因于积累的习惯力量和不愿停止的惯性。尤其是一些因传统散文而获利的散文家，不愿放弃自己已经得到的东西。当然，从大的方向看，人类与生俱来的惰性，驱使他对得心应手驾驭的旧事物充满迷恋。

总之，新散文似乎被遗忘。事实上，它一直存在。它的基因已经潜入了各种不断出炉的散文作品之中。它的灵与肉还在，只是它的名字被遗忘。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新散文创造性的魅力：它不是被人经常说出，而是默默地接受它，并把它转化为自己的营养。今天，我们应该对它的存在事实、它的意义和价值、它与我们所处时代的关系、它本身所具有的独特性和创造性，予以重新评估，并赋予它在文学坐标系上本有的位置。

新散文的标志性事件，是1998年《大家》文学杂志推出“新散文”栏目。它率先发表了我和庞培的作品，然后许多代表性作家先后登场，宁肯、祝勇、周晓枫、马莉、于坚等相继推出了他们的新作。事实上，新散文不是因为一个命名而产生，命名只是一个标志。因为先有作品的出现，才有命名的可能。命名只是对已经出现的事物的一次有意义的发现，在此之前，散文的探索已经拥有了一批作品。我认为，寻找散文的新命运、探寻散文的新路径，在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已经开始了。

周涛发表了《蠕动的屋脊》以及后来的一系列作品，史铁生在上世纪90年代初发表了《我与地坛》，我在1986年底完成的《马车的影子》几经辗转发表在1991年的《山西文学》杂志上，然后被《散文选萃》选载。接着，一批年轻人汇聚在一起，一批具有探索性的作品取名为新生代散文，其中有苇岸、冯秋子、祝勇、彭程、杜丽以及很多人，标志是对外翻译出版公司和北师大出版社出版的《蔚蓝色天空的黄金·散文卷》《上升》和《九千只火鸟》等几种散文集。1996年，《作家》杂志连续6期刊载了我的长散文作品。加之先锋文学登场，小说和诗歌营造了一种创新氛围，为文学提供了更多可能性，与新散文的萌发形成呼应关系。就像黑格尔所说，历史是在一个精神节点上出现的。整个社会寻求变革的背景，不愿安于现状的青春冲动，为新散文的登场提供了强劲驱动。

可以说，当时的探索者并没有明确的探索意向，只是遵循个性和偏好，试图打破旧的、一成不变的、僵化的散文模式。有一点是确定的，那就是对旧散文的语言方式、叙事逻辑、审美趣味和简单、单调的形式感的极度不满，点燃了背叛的激情。当然，这样的想法是危险的，但是，王尔德说过，一个不危险的想法，根本不值得被称为想法。

简而言之，旧的散文来自具有强烈意识形态色彩的教材散文，而这一传统可以追溯到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散文，它基本取自英国随笔和明末小品文。这样的选择，与五四时期文学的大方向、大氛围和思想向度是一致的，它要解决的是启蒙问题。因而散文作为简便的启蒙工具，具有实用主义的必然性，这与中国文以载道的文化传统异曲同工、一脉相承。无论是周作人、王统照、夏丏尊、胡梦华，还是其他学者、作家，对散文都有一个共识性的预设。那就是，它应该是短小的、着眼细处的、印象的、暗示的、有中心的、机智的、平淡的、家常絮语的；周作人认为，应该是批评的、学术的、记叙的。虽然无法给出散文的确切定义，但这些预设，基本上可以刻画出散文的大致轮廓。

以后的一些散文，进一步将这些规则进行了极度简化，最后沦为一种日趋刻板、僵化的、虚假的、简单空泛的散文套路，用大量堆砌的装饰性语句表达某种简单概念。生活本身的血肉消失了，丰富性、复杂度被消解，饱满充盈的个体心性和社会内涵被抽离，散文滑落到与中学生作文同体同构、等值等义、大同小异的等高线上。这种大大低于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散文水平，也落后于大多数古典散文的流水线制式产品的泛滥，激发了新散文探索者背叛的冲动。

那么，新散文就有了一个背叛的充分理由。但这种背叛不是为了否定旧散文，而是创作者不愿意让自己的创作重复旧散文，它试图创造散文的新面孔。新散文希望成为独特的、具有个性特点的自己。这是一种化学反应式的创造，就像两种或多种物质经由化学反应成为新物质一样，它已经不再是任何参与反应的旧物质，而是包含了旧物质元素的新物质。它与传统的关系不是简单的继承关系，而是通过创造性转化，获得了包含传统因素的新事物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在当时，许多文学杂志和出版社，尤其是《作家》《大家》《花城》《十月》《布老虎散文》和《人民文学》等都为新散文运动推波助澜做出了重要贡献。

新散文改变了散文的哪些特点？有哪些创造性贡献？在我看来，有几点可以确定：它推翻了散文的预设，颠覆了散文的观念，改写了散文的定义，丰富了散文的形式，增加了散文的复杂度，运用和借鉴了其他文学体裁的表现方式，提升了散文的位阶。

过去的散文基本上都是短小的，教科书和大家的共识是要短小精悍。因为规模的扩张，极大增加了散文的容量。散文中心的传统看法也在新散文中被颠覆，很多新散文文本已经不再重视中心是什么，而是更多提供微妙的个体经验。既然生活本身并不存在一个中心，我们有更多的生活诉求，那么只有一个中心的想法就违背了生活的逻辑。所以，“去中心化”的尝试为散文文本的开放打开通道，过去那种着眼于单一指向的叙事方式让位于复杂事实之间的相关性，因果性让位于相关性。这不是事实的简单累加，而是有内在的意义体系，叙事背后藏着一个认知结构，它需要在阅读中不断被发现，由此释放出更大的阐释空间。同时，散文的复杂度也更好地与生活的复杂度建立起对应关系。

要实现这样的意图，必须为众多事实的叙述缔造一个结构。传统散文的那种线性叙事，被一个复杂结构所替代。建造一面墙比较容易，但营造一个宫殿，就必须有严密的设计，一个巨大建筑必须通过结构才可能获得内部空间，它宏伟壮丽的美学效果才能得以实现。

散文的定义一直是一个不能确定的话题，似乎有着不可言说的困惑。但实际上，人们很容易对它的文体作出判断。从外在形式上，小说很容易以虚构为判定的依据，诗歌的外形是分行的，报告文学主要强调纪实功能，但散文就不容易说出一望可知的特点。这样，一般通过排除法来筛选过滤，即除小说、诗歌、戏剧、报告文学之外的文体。这样看起来是合理的，实际意味着散文是各种文体剩下的残渣。这种无奈的定义方式，无意中贬低了散文的价值和独特意义。

实际上，散文是什么，要从它的源头追寻。它可能有不同的源头，即远古纪事、对先祖和神的祝颂、个人内心的祈祷。其特点是，记事、人与自我、人与神的对话，它的心灵性、精神性特质显而易见。

既然如此，散文中除了追忆和抒情，除了采用具有寓言、童话等性质的记事，还需要提供独特经验，尽管它有时不具备共有和推演的属性。童话和寓言一类的材料，主要是通过类比追求事物的同构关系，它排斥差异性。但是不可共有的个体经验，作为人类经验的独特层面，是对共有经验的补充，是丰富性的条件。否则，生活图景的复杂性就会被简化，就会将生活视作一个稳定的、失去活力的僵化模型，它的活力充沛和充满变化的原因被删除，生活本身的魔术师性质消失了。

我想说的是，散文具有与其他文体的一些重要区别。小说是一个被创造的虚拟的生活时空，散文则是艺术地呈现一个已有的生活图形。其中可能也会出现虚构，但这虚构被限制在内心生活和实际生活的真实性框架里。因为所写的生活既然是已经发生的事实，真实就必须依赖记忆，而记忆并不总是完整的。严格意义上，没有绝对完整的记忆，记忆更多以碎片方式存在。然而，散文叙述中，我们需要将这些碎片粘合、拼接起来，以便还原本真，重获它的完整性和连续性，需要修补残缺的、缺失的部分。这要通过基于经验的想象力，以一定的虚构来推演、衔接、填充和还原记忆中的缺失。散文也有虚构，但它的虚构和小说的虚构有着本质区别。

散文是一个人的讲述，一个人的思考。“我”，弥漫在每一个事实中，所有的事实都转变为“我”的事实，“我”和事实有着共存的关系。它的主体性更为突出。小说则必须设计若干人物形象，作家必须和他创造的人物共同思考。

新散文因为借鉴和运用了其他文体类别的表现手段和叙事方法。比如从戏剧中借鉴它的场景浓缩，用最少数量的事实和经验，构建最大数量的生活、经验、直觉和思想的模型；也借鉴了小说中的虚构、心理活动、情景推演和悬念设置等技法，以获得更完整的真实感；从诗歌中借鉴语言表达形态，让散文获得更为丰沛的诗性和智性。这样推倒文体边界的形式，先秦散文已经树立了典范。《庄子》是散文吗？是小说吗？是诗吗？是哲学吗？它可能什么都不是，又什么都是。但它仍然是散文。新散文的探索，可能更易于接续先秦的精神血脉。总之，这种侵入其他文体门类，不断扩大散文疆界的探索仍在进行中。

上世纪90年代之前，几乎在所有文学杂志中，散文很难取得突出地位，它一般处于补白填空或装饰点缀状态。它更多时候被忽视。然而新散文的横空出世，使散文的艺术位阶得到了有效提升，散文重新获得应有的尊重。

新散文20年了，它抛弃了工具性和庸俗实用主义，重归人的真实精神和艺术性，为散文创作提供了新算法。它的影响是持久的、巨大的。它已经在大批的、源源不绝涌现的散文作品中存活，它的生命力是强大的。尽管现在已很少提起新散文，但我们仍然能从大量作品中辨认出它的面孔。它的萌芽阶段，曾遭到质疑、甚至否定，就像大江大河的源头一样，可能只是几个不被看好的涌泉，但由于它的出现以及它的召唤，众多涌泉不断向它汇聚，形成了波澜壮阔的景观。

广 告

扬子江诗刊 2019年第二期要目

三月玫瑰 好时光（组诗）…… 巫 昂
繁花（节选）…… 夏 午
诗 潮 诗二首 …… 李郁葱
旧事（组诗）…… 阳 飏
黎明前在克莱山上直到日出 …… 蒋 浩
我不反对在河边晒太阳的人（组诗）…… 向武华
融雪之城（组诗）…… 桑 克
新星座 林宗龙 李栋梁 容 铮 田晓隐 康承佳 星 芽
译 介 【美】斯坦尼·普拉姆尼诗选 …… 欧阳昱译
致南京——赠吾友许钧 ……
【法】勒克莱齐奥诗 施雪莹译 许 钧校

地址：南京市梦都大街50号扬子江诗刊社
邮编：210019 电话：025-86486051
国内总发行：南京市邮政局。订阅：1、全国各地邮局（所），邮发代号：28-270；2、直接汇款至杂志社邮购（全年90.00元）。单月5日出版。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号：ISSN1009-542X。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：CN32-1787/I。定价：15.00元。

品位纯正的文学 气质新潮的文学 性情温暖的文学

星火 主编：范晓波

二〇一九年 第二期 总第六百六十七期 目 录

主编手记 《星火》不仅是一本杂志… 范晓波
新名家 女人的滋味（中篇小说）… 格 尼
回归（创作谈）…… 格 尼
“安达”格尼…… 阿贝尔
深小说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特选作品
迁徙之花（中篇小说）…… 凸 凹
诗人跨界 补偿（中篇小说）…… 十八须
潮散文 归乡记（中篇纪实散文）… 陈应松
山上山下 …… 江 辉
随笔三章 …… 王一民
香樟诗会 逆水而行（外二首）…… 亚 楠
田野（组诗）…… 贾浅浅
沉醉（组诗）…… 胡刚毅
樟树林 白庆国 阿 蕨 万有文 张 喆 黄挺松 王长江 张 岚 刘文杰 刘 华 罗 颖 程茸荣 盛丽春 刘新龙 张春玲 李 刚 卢时雨
写作课 玛格丽特·尤瑟纳尔：历史的声音肖像 …… 邱华栋
芳菲的花瓣儿——读书札记 …… 宋晓杰
文学圈 我和仲锷亲如手足的友谊 …… 张守仁
双月文坛观察 写作者之间的相互敬重 …… 刘秀娟

每逢单月1日出版。主管、主办：江西省文联。地址：330046 江西省南昌市八一大道371号。电子信箱：xh371@163.com。电话：0791-86263230。定价：8.00元。邮发代号：44-13。

CLACA 中国文艺评论

2019年第2期目录（总第41期）
编委会主任：郭运德
主编：庞井君
副主编：周由强（常务） 胡一峰 程阳阳

■特别策划·中国文艺2018(二)
2018：当代中国舞蹈的五个关键词 …… 冯双白
2018：中国电影文化地形图 …… 陈旭光 赵立诺
2018：中国话剧的守正创新和稳中求进 … 宋宝珍 王津京
2018：中国美术的回顾与前行 …… 梁 江
2018：设计研究的变革与阵痛 … 李超德 朱 琳 孟少妮
2018：中国音乐学的跨越、深入与独立视野 …… 杨曦帆
■艺海杂谈
论粤港澳大湾区文化建设视野下的舞蹈创作 …… 凌 逾
军事动作题材主旋律电影走红背后的主题思考 … 周文萍
论艺术创作对美的实现 …… 吕国英
■作品评析
为“人民作家”立传——评话剧《柳青》 …… 高宇民
■创作谈
陈小奇：予歌以生命 予词以灵魂 …… 采访人：宋含宇
■书评与序跋
梁平：三面手与双城记——序《梁平诗歌研究》…… 吕 进
■学术综述
改革开放四十年与中国艺术理论发展回顾和展望
——2018中国艺术学理论学会年会综述 …… 张兰芳
■名家专访
保护、扶持文艺创作的独立思考和探索精神
——访剧作家胡可 …… 采访人：徐 健
封二：《三峡人家》（美术作品）：何 波
封三：《希望》（美术作品）：张法根 微评：李昌菊
封底：《山谷》（摄影）：陈大志

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号：ISSN 2096-0395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：CN 10-1342/J
主管：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主办：中国文联文艺评论中心 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
出版发行：中国文艺评论编辑部 地址：北京市朝阳区北沙滩1号院32号楼
邮编：100083 电话：010-64101411 邮箱：zgwlplzx@126.com 定价：25.00元